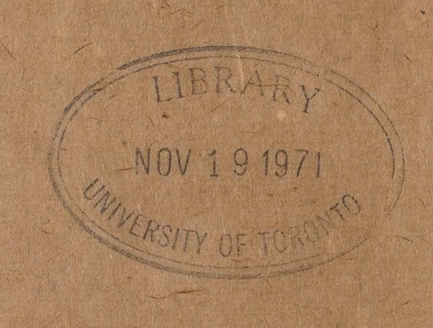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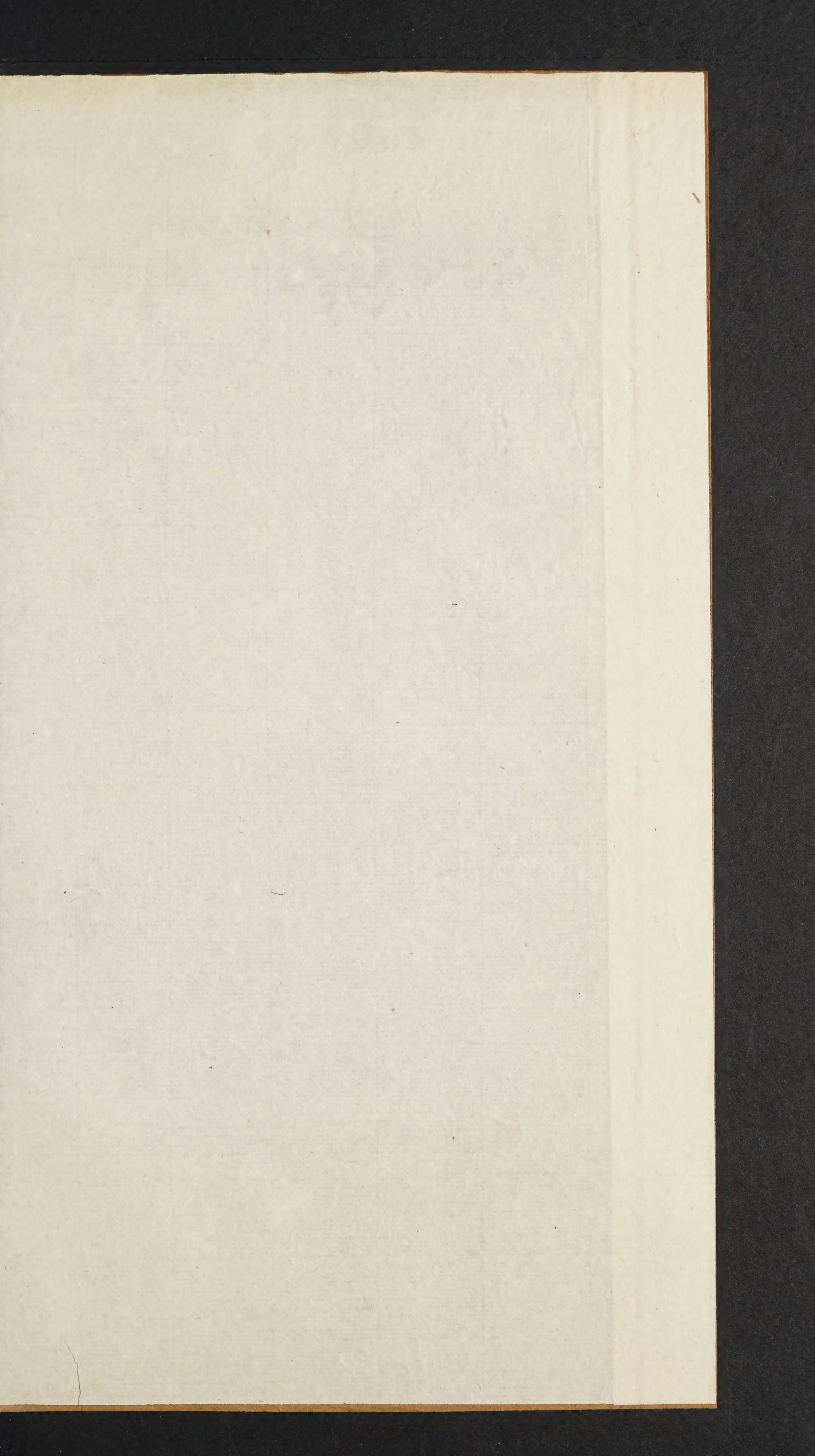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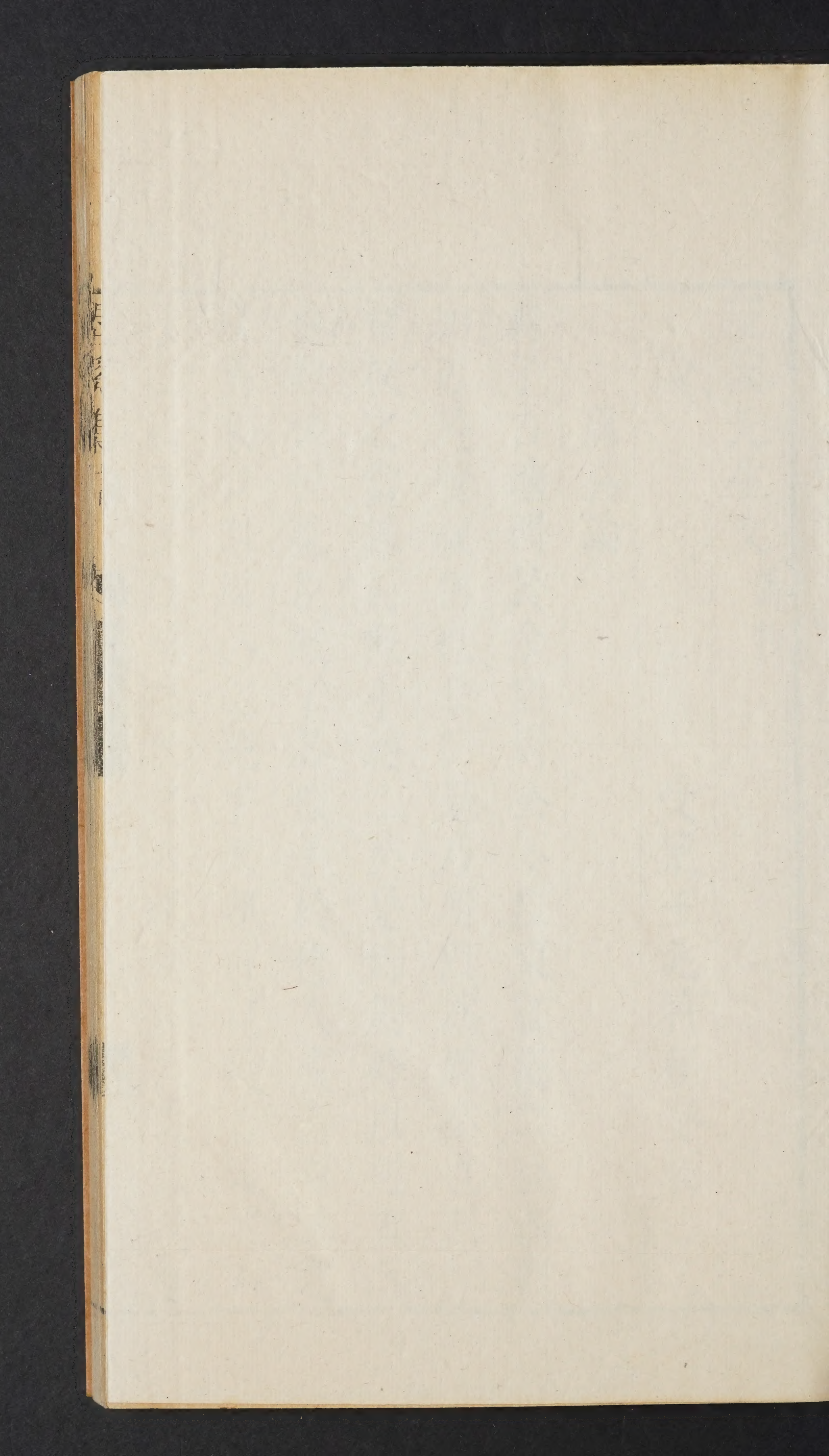








望溪先生文偶抄

論

受業王兆符程崟輯

周公論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爲周公也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責而誅之以塞衆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可以爲僞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



弟可加刃於其兄石碏殺其子厚蓋援周公之義以自決者也又以明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示皆有可誅之罪也董史書趙盾弑其君蓋用周公之典法然觀鴟鴞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愁然無以自解蓋討賊之義春秋於倡亂而未成者皆以與討賊之辭書良霄欒盈是也與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古塘復問曰以周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

也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阜以望商邑已憂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凡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追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非大動以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缺斨之後袞衣繡裳駐大師於徐兗之間俾東夏無搖心然後徐察其鄉順者而教告之取其不廸者而戮要囚之周防如兒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爲

悲則奄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驁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爲蒐狩會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卽三恪太嶽之裔胄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

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爲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以延共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矯彤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吉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尚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叙

而錄之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盪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狃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慊於上秦皇帝縱觀

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間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爲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

奮迹干戈擾攘之中任威權騁謀詐以得其志雖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爲近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閹奸天位皆忝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卽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其聞張季之

論猶曰畀之毋高蓋謂與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已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灌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誤矣平爲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酈使紿說不行矯節而謀洩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國殄身者衆矣平勃之事幸而集則嬰爲之權藉也呂氏雖三王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空國兵以授

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産祿之將傾同心於踣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産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雖聽酈寄之言尚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嬰謀然後以印屬典

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緩死故得因其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窋屢發產謀以闢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耶抑上所以導之者

異耶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宋武帝論

裕之銳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議之而獨未察其隱情也以王鎮惡之才兼秦人之思猛使重其權一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強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温以後方鎮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爲安耳裕之將終幸檀道濟無遠志非若兒韶難御而慮謝晦之有異同况鎮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相牽制謂能

同心以禦敵而使義眞安受之固所願也卽自相剪除如鄧艾鍾會之已事亦吾利也嗚呼裕之志憯矣曹氏司馬氏之簒也無敢加刃於故君者而裕忍爲萬世之首惡原其心亦謂丕炎之簒也其基厚年盛强民無異望已則起匹夫垂暮而得之故不能無後嗣之憂耳然裕之子孫轉而相屠過於讐敵齊氏乘之無少長殲焉自古亡國之子孫未有如裕之無遺類者也夫夏殷之亡也失其位喪其軀者不過末孫之桀紂而已其位上公修禮

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爲小侯而封延於魏晉嗚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即欲爲子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逞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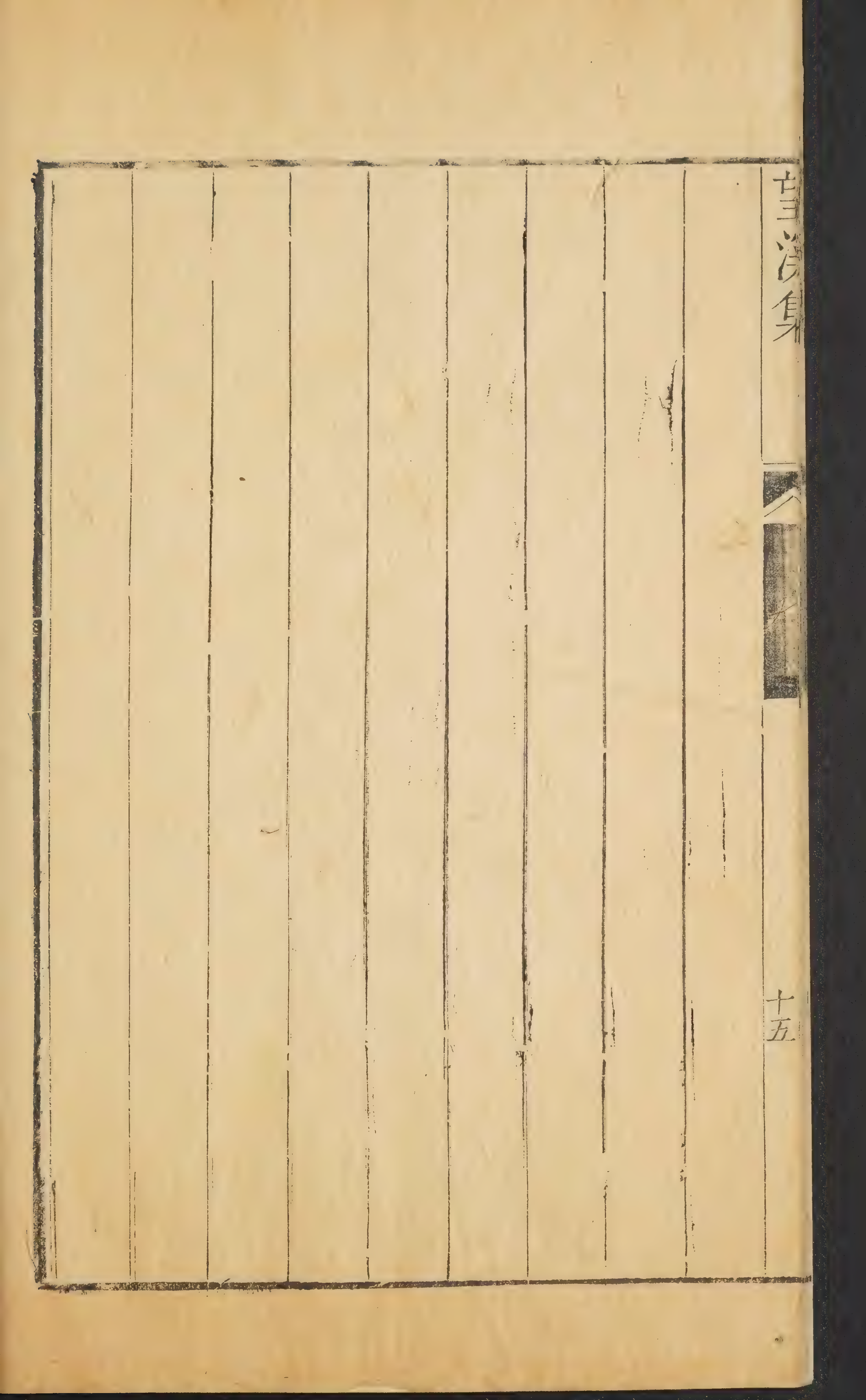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婼自新死而不誅其司馬鬷戾先儒病焉不知婼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强家脅權而相

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已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婼誅鬷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國人舉卜齮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鬷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婼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雍正五年冬

詔公卿舉賢才光祿卿呂公具劄不合儀式

天子夙知公謹慎年篤老許以原官歸休余與公

子耀曾爲同年友而公於余尤志相得將行朝夕

過從要言書問必時適俄而訃至則至家之三日

晨興沐浴飯罷而終公年四十有一始舉於鄉又

十有七年成進士由翰林改御史轉給事中遷鴻

臚大理至光祿寺卿所歷必張其職三主鄉試再

充會試同考官士論翕然其爲御史巡城會
南郊奏以薙草徵役胥吏因緣病民又奏夏秋之
交洞庭瀧濤壯猛湖南士赴鄉試苦遭覆溺宜分
設棘闈
天子皆爲更舊制公名位非甚盛而以渾厚方直
爲衆所推其没也凡與交接者皆曰薦紳中典刑
又失其一矣自容城孫徵君講學淇源湯司空耿
詹事名節在天壤由是中州士大夫多好言理學
而公兄弟則尚質行以文學知名公兄少司農坦

菴公與吾亡友崑繩治古文而旁及於詩公則以詩名而兼治古文余嘗以古文義法繩班史柳文尚多瑕疵世士駭詫雖安溪李文貞不能無疑惟公篤信焉公至性過人喪父母壹稟禮經自少至老未嘗與司農久離戊戌春司農罷歸次年五月公忽搏膺而呼曰不得與兄見矣數日訃果至司農之歸也思公爲樂府一章時命耀曾之子藹高相和而歌歌竟而哭厥後公展視輒掩涕吞聲耀曾乃竊而藏之公貌端嚴生平坐立無偏倚讀書

靑要山凡數十年所居特室臨牖設几坐下二足跡深寸許幾穿其甎吕氏繫出宋丞相文穆公第六子居簡其後自洪洞遷新安至明季大司馬忠節公始光顯自是五世衣冠甚盛家法爲士大夫宗耀曾嘗臥病內寢余入視帷帳茵褥爲寒士所不堪肅高捧盤承飲而進叩之則已舉於鄉矣雖吕氏家法抑亦公之身教也余許序公靑要集久而未就公欲爲古詩數章贈余曰吾歸以詩來則子之序毋更遲之又久矣肅高告終稱公在途諄

諄及此耀曾至自西川來乞銘余於公既負諾責矣今忍不銘公諱諭恒字澗樵以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孝慈莊年七十有六考諱兆沐福建道監察御史以司農

贈都察院僉都御史妣王氏孟津王文安公女

勅封孺人

誥贈恭人妻王氏太常寺少卿諱無咎女文安公女孫子三人承會雍正甲辰舉人揀選知縣光會康熙戊子舉人陳留縣儒學教諭耀曾康熙丙戌

科進士四川按察使孫五人女孫九人以某年月
日葬於某鄉某原其世系具忠節公傳誌故不著

銘曰

望其貌而心可知敦於行而文副之祖德克儀以
爲世喬師

安徽布政使司李公墓誌銘

乾隆十年六月朔余臥病北山閉關而外鍵之安徽布政使李公屏騶從過余謂門者曰卽虛舘必啟鑰奓戶而入曰吾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吾自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尚無負於

君國無懟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而不自知今荷

聖恩位邦伯而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

篆而願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越三日而余遘危疾不辨人事者浹月及秒秋少蘇醫者曰子無他昨覩方伯李公心脈已枯恐無可久之道余瞿然急遣問復書曰某陳臬於蘇幾三載即笞杖必設身以求其情積勞傷氣又胃痛醫人投藥物過猛故一發不可支如有瘳即敬以聞未十日則其子以棺斂事來諏且乞銘矣公所生三子皆幼其弟之子承嗣者雖少長從宦遊而方從師務帖括外事無聞焉幕中皆新知故狀所述惟歷官及嘗

恩遇而政迹無敘列者銘辭難舉雖然義不可郤

也公洛陽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不介而造

余形貌偉然所爲詩及書法皆拔俗時余掌　武

英殿修書事因奏請共編纂見公小心畏義好賢

樂善出於至誠勗之曰子公輔之器也貴仕不足

道能如鄉先輩劉洛陽更進之爲

本朝湯雎州乃無愧於爲人公竦然及散館授檢

討九年改山東道御史十年巡察直隸順廣大三

府十一年監會試内簾巡視西城轉兵科給事中

稽察倉場充武會試同考十二年奉使策封安南
賜正一品服十三年授刑科掌印給事中轉四川
建昌道按察司副使公出在外歲時必通書余見
其地士大夫商旅必詢公操行及所注措故知公
爲深而欲籍之則事實不能詳也其巡三郡官吏
凜凜雖大府亦嚴憚焉在建昌自打箭鑪至西藏
民獠咸懷治行甲兩川金川諸土司相仇殺公會
諸將廵視開諭皆駢首革心乾隆四年大計卓異
五年引見

天顏甚喜賜蟒服回任俟後命七年調江蘇糧道
䘚絕民憙會淮揚水災制軍德公撫軍陳公於要
地多委公拯濟其冬遷江蘇按察使明允無留獄
富商大豪姦私暴露欲巧法彌縫即私計曰惟法
司大府三關無道可通奈何其遷藩司蘇人皆曰
吾民薄祜雅太守遷閩嶺李公復移調誰其嗣之
不謂公之不數月而淹忽也公處心平恕終日溫
溫而不可强以非義屬吏幕友於簿書或舛誤未
嘗動聲色惟默思所以正之而官中橐脊時因事

懲革衆心感服而不知其所由然痛少失怙始舉於鄉而太夫人即世愛弟學峻如一身甫踰三十連喪耦即以弟子煥爲巳子公始見余執後進禮余入翰林後公故事禮辭當畢遜而公終以後進自處及莅安嶺通書忽用師弟子之稱余固辭公曰先生每以睢州勗我睢州旣爲監司始受業於夏峯某獨不可繼武乎余告以自明萬歷末徵君即爲海內儒宗而睢州乃鄉之後進也今公爲邦伯而余以薄劣爲部人敢以徵君自處哉而公終

不易稱即此一節非誠以古人爲準的而能如是乎惜乎余之所望於公者始少見其端倪

聖天子累日積久以灼見其賢而不獲竟其用也然數年來余夙所心許如江西熊梅亭濟寧黃訓昭安溪李立侯皆以壯年受知於

聖主始列九卿而倏如影滅則又不若封疆大吏尙有實德之及民也然則有心者當爲國惜爲民悲而公則差可以無恨矣公卒於乾隆十年十月望後五日享年五十有五祖諱士傑父諱本質乾

隆元年
誥贈如公官祖妣楊氏尚氏妣曹氏俱贈恭人公
諱學裕字餘三元配劉氏繼室尚氏以貤封未受
錫命子四人長煥學峻次子乾隆甲子舉人次照
側室張氏出次燕次焜繼室呂氏出葬夫人並葬
洛陽城東十里鋪某原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兆
於某岡某原銘曰
曰仁曰恭宜得其壽德載於民其聲遠聞而施則
不究僾焉日有孜孜道固宜然其淹其速則惟命

之自天



莊復齋墓誌銘

余與安溪李文貞公久故其門下士相從問學者十識八九而獨未見莊君復齋叩之則初授山東濰縣令母就養卒於途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既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今上元年楊文定公以大宗伯掌成均薦授國子助教始與余相見西林鄂公海寧陳公問士於余余首言君次某某非禮先焉不可得而見也海寧徧往拜西林使君同官達意至再三君曰吾往見是

慕勢也相國何用見此等人將命者以告西林瞿然曰吾非敢安坐而相招也顧吾非公事未嘗一出內城恐時人以爲疑吾平生惡市交莊君以老諸生視我則不妨顧我矣君始入見志相得而自是未再至君自助教遷吏部主事每執稿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侃侃言無懼色君成進士出少京兆余甸御史謝濟世門二君夙以抗違勢要著聲由是凡良士皆望君行所志而好權利者則陰憚之六年夏或薦君學行宜居言路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命赴湖廣以同知題補十月授
德安府同知逾月擢知江南徐州府徐仍歲水災
君以七年四月至相川澤諮耆民具方畧請廣閘
上遊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注措而
石林決沛縣城將潰民竄逃君立起駕輕舸行告
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何往親率衆堵築
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饑不暇
食困不得眠九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安徐州
海州道至金陵過余北山曰吾再擢俱

聖天子特恩而徐屬水災乃數十年所未有心殫力竭終不能救斯民之饑溺及爲監司而淮海承屢祲凋敝多不異於徐命也夫吾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饑羸遺民中心愧畏夢寐中時摽擗呼嗟今與先生一握爲笑以海州歲歲苦病得脫耳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故障塞海口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文書畢下而田苗沉沒者已不可救矣陳於制府已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故數年來未有如今日

之樂者冬杪得手書言廵行視災核賑十二月始回徐舊疾復作浹月而其孤使人告喪以遺命徵銘矣云卒之朝猶强起視事嗚呼以君之孝而恨於母者終其身以君之仁而民之顛連與君之牧民相終始不可謂非命之窮矣然抱痛於母而孝乃無虧於父急民之病勤事以死而無負於君凡君之生不怍於人死不愧於天實由於此豈非易所謂益之用凶事者耶君學行爲賢士大夫所重後進多宗之將冠鄉先輩戴麥村鑑識妻以

族姑泰安趙公撫閩請主鰲峯書院以持父喪辭
其家居來學者歲以百計在太學六堂之士少有
祈嚮者多願爲弟子九年京察
上命大僚各舉一人自代內閣學士李淸植舉君
公論大服其卒也士民啼號聞者罔不痛惜所著
秋水堂集河防筭法書藏於家君諱亨陽世居漳
州靖南縣之龜山辛卯舉人戊戌進士卒以乾隆
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年六十有一父
母某氏妻戴氏孝於舅姑與君之友於弟亨德並

有聞長子修次撰孫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自大理熊君絕世歲始四新余方冀其有爲而忽焉隕墜者五人而今復銘君實德之遺視災黎之涕洟

教授胡君墓誌銘

君諱禹龔字載川太平府儒學教授自余有知識見朋繭中背面皆稱胡先生嘗至姑孰憩君亭館君適他出往來嬉遊者皆曰胡公賢者也雖兒童女婦亦然夫天下之最難饜者人情而細人又甚焉而君之所得於衆人者如此異矣余遊四方未得時見君會以事接談嬉無甚異人厥後亡兒百川授經姑孰踰年歸曰胡公賢者也日未嘗言學而叩以六經子史奥賾衆人所難明者能記辯之

因就習於君者而考其行乃知君自成童以後黽勉於人道六十餘年未嘗有出入也君以順治乙酉舉於鄉至康熙乙酉始自姑孰告歸重見鄉後進之歌鹿鳴者人爭羨之以謂前輩登科後甲子復一周者獨嘉靖中石城許公而君即許公彌甥也君之生也未嘗有疾病憂患終日熙熙踰八十食飲行步如平時君生於明天啓丙寅余每見與君同時人其形貌辭氣必篤於後生遭遇多坦夷康樂蓋方是時明運雖衰而太祖立國之規模遠

迹三代其教化之通乎陰陽而凝聚於萬物者厚矣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君先世蘇州人洪武初遷金陵世多潛德考諱某妣某氏兄弟六人君伯也壽八十有二卒以大清康熙丁亥十二月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謂俗盞陂而遇君則甚平謂天不可知而賦君者獨貞先民有躅於君猶徵



張樸村墓誌銘

君諱雲章字漢瞻號樸村江南嘉定人也曩者崑山徐司寇好文術以得士爲名自海內耆舊以及鄉里樸學雍庠才儁有不能致則心耻之而士亦以此附焉余初至京師所見司寇之客十八九其務進取者多矜文藻馳逐聲氣郎二三老宿亦爭立崖岸相鎮以名惟君處其間歛然靜默體恭而氣和余心異之而君亦暱就余君始以校勘宋元經解客司寇家其後諸公貴人考訂文史必以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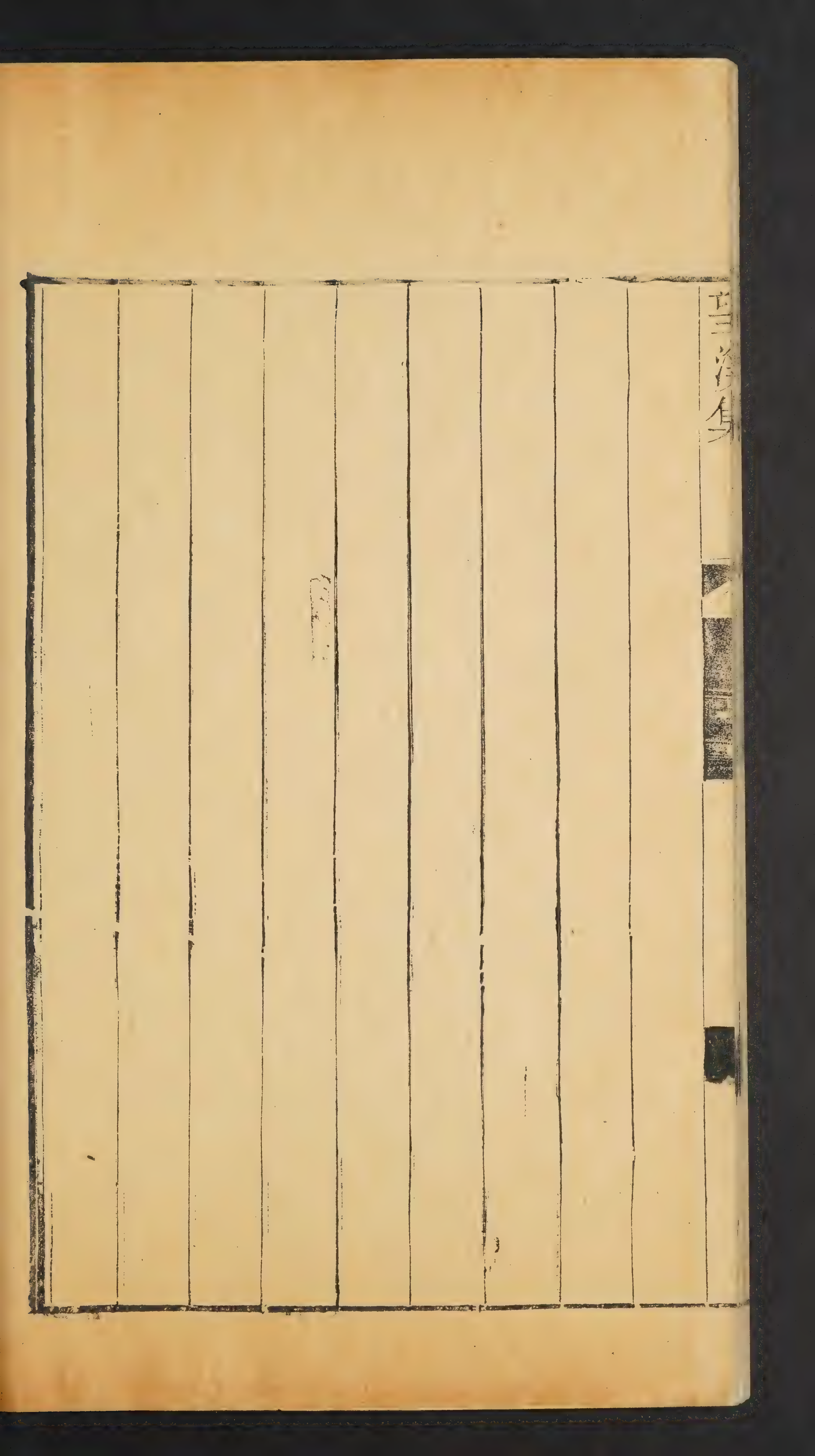
屬而君嘗就陸稼書先生問學獨陰以名義自砥方稼書先生爲當路所排君上書崑山相國其後儀封張中丞與江督噶禮互劾奏讞久未決君上書安溪相國在君見謂義不可以苟止而以言之不與爲衆所咍君在舉場數十年所與比肩游好次第登要津司貢舉每欲引手君輒曲避以是終無所遇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皇帝詔求巖穴之士九卿公舉九人下江蘇巡撫徵君君既至而首輔安溪公適告歸事暫寢

華亭王司空承修尚書奏君參校書旣成而君淹
留逾時衆以爲疑余問詰其所以然君曰假予急
功利乃侘傺到今耶顧竊自念生逢
明聖平生所志具上殿劄子欲進見時一自列之
耳旣出京會儀封公總督倉塲留主潞河書院又
逾年然後歸
今皇帝嗣位詔舉孝廉方正江蘇布政使鄂公以
君爲舉首君老不能行再書辭大江以南遂無列
薦者君內行飭修遭母喪旣禫子孫請少進肉洎

君固不肯時年六十矣將終語不及私慨然曰吾生獨君臣義缺命也夫君父諱某邑庠生母李氏妊君得夢祥以順治戊子九月十四日生卒以雍正丙午七月朔後三日享年七十有九有樸村集二十卷行世乙未以後文集若干卷南北史摘要詠南北史詩藏於家妻李氏與君同庚姑歿羣叔皆幼撫育有恩以康熙辛丑九月卒葬今寶山縣橫港君以雍正丁未十二月朔後二日合葬男四人體方太學生直方未冠好學工書從君卒於京

師余親弔哭靖方業儒撰方康熙丁酉舉人女一
人孫四人銘曰
欽其容志則强居雖蔽闇既彰身壽耉嗣衍昌歸
幽壚宜樂康



劉紫函墓誌銘

康熙丁酉冬十有一月余自塞上返聞山陽劉紫函歿以正月望後九日踰九月矣丁卯戊辰間公卿中有以收召後進爲名者於是諸生皆尚聲華急干謁其務質行學修閭彰而閉戸絶交遊者二人一無錫劉齊言潔一紫函也太學嘗取高等生教習官學生二人並與焉期滿試吏部皆見絀於時吏部主此者負惡聲而二人名重士友間余至京師與言潔善因以得紫函歸過淮陰館其家時

紫函之父行人叔父吏部皆歸休長者肅客紫函率羣季更侍左右冠者成童總角誦讀聲鏗然僮僕執事皆暇以慕一室之內薰然成和無一事不得其理者劉氏大功不異財自行人吏部當官及退休家事一任紫函其親屬子姓男婦內外宗近百人數十年無閒言余嘗私叩羣季皆曰此吾伯兄誠意所貫注也紫函貌魁傑精魄盛强自喪季弟未數月而頹如老翁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色稱情貌稱服者惟北平王源崑繩而崑繩時客遊

起居飲食多不得自遂紫函家居一如禮經再朞後辭氣戚容尚有異於人乙未之冬其弟長籍復卒於長寧余聞之卽爲紫函憂無何以書來使其子代書而手注其後則卧疾已數月矣葢自是未少間也憶辛未余在京師共學者數人惟余最少十餘年來次第凋喪至紫函殁而兒事肩隨者幾盡矣乃流涕爲銘以歸其孤其世繫享年葬地月日俾自舉之銘曰

自閉於時衆所愕安步周行志卓踔我最其行辭

不怍所得孰多試省度

陳依宣墓誌銘

昔吾友新安程若韓流寓邗上余往來淮南必過焉數稱陳君依宣偕過余與之交泊如也久之命子夢文從余遊及余遘難吾友古塘隨部檄將余妻子北徙至邗資用絕君曲爲營畫俾得達淮泗自是歲時必通書致服用物十餘年不倦雍正二年余得假歸葬杪冬及春兩過君君老而弱足久閉特室不接賓客聞余至甚喜命夢文引入促坐語不能任其聲而固止余淹留竟日余旣悲君衰

疲又喜君得自休息從容養怡可以永年也及余返京師踰年而得君之凶問又數日古塘之訃繼至嗚呼古塘沒而余少小同志趣之友無一存者矣君沒而中歲以質行相取者亦幾盡矣乃因唐編修范山通書以弔夢文既而夢文以狀來曰先子之行有狀不能載者吾舅范山先生嘗口之蓋君之事其親於古禮經所云幾可以無愧而自致於其兄尤有爲俗情所難者噫觀君之所以交於余者則若韓范山之所稱其信君諱新楷揚州江

都人世爲儒家敎授數十年生徒半庠序多登甲乙科而君卒不第享年七十有一妻唐氏子夢文雍正元年舉於鄉女三人皆歸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學以得其朋行無恨於躬爭䝉者呲其遇而知德者見爲豐我言無飾以奠幽宮

陳馭虛墓誌銘

君諱典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爲富貴容而不樂仕宦少好方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爲名疫者聞君來視即自慶不死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余遊京師僕某遘疫君命市冰以大罌貯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余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羶家無溷匽汙潦彌溝衢而城河久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

氣憤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困僾
忿蓄而爲厲疫沴氣厲而下滲非此不足以殺其
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
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余嘗造君見諸勢家敦迫
之使麇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
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靦爲君
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嫚語相訾謷諸公意不堪然
獨艮其方無可如何余得交於君因大理高公公
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余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

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曰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爲維婁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君之杜門不出也余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爲我德乙亥余復至京師君櫃果肂遺命必得余文以葬余應之而未暇以爲

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某銘曰

義從古迹戾世隱於方尙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人異

鄭友白墓誌銘

有客手一帙不介而造余入自賓階揖而告之曰凡抱其業而叩吾廬者皆雷同炫燿欲余為諛佞之言以助之者也其果能取名致官者蓋鮮而奔走疲亡者接跡焉願君毋效也客曰先生之言良是而吾非為此來也吾叔父獲教於先生而以道自繩削方得其階而願進也而今死矣其親隱焉願得先生之文以賁幽宮某所持者其與同學哀之之辭也問其名居則涇縣鄭生友白之族子天

一也初友白亦不介而造余告之如所以告天一者曰吾非爲此來也吾居深山見先生之文類有道者以爲近其人將有得焉余聞其親老責而歸之踰歲復至將見王君崑繩於京師曰是吾親之志也至京師數月竟歸歸踰年而卒嗟乎友白其果能有立與否雖不可知然其齒甚少乃能以謀道爲先而汲汲於師與友可不謂之有志者與自功利之學漸於人心之幽隱凡汲汲於利與名者其父兄師友皆以爲道之當然舍此而學與道之

是謀。鮮不以爲怪民。而料其無成者。而果爲不祥若此。無惑乎其去於此者。決而信於彼者堅也。吾觀東漢北宋士之有志行者隨其才分之小大莫不各有所就以顯於時而余耳目所及志稍異於衆人往往鬱不得伸甚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豈造物乃與庸庸者同心。而不樂成人之美與。而汲汲於利與名者。又往往所欲而必從。所求而必遂、豈各有所乘之氣而不可强與。遂書之以慰其親兼示崑繩其有以發我也友白名靑蓮卒於康

熙某年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五妻某氏子某葬於
某鄉某原銘曰
學中道而未殖志殁地而長賚君毋悔於過計使
昏庸而夭札豈復留吾人之涕洟

胡右隣墓誌銘

胡生蛟齡自成進士問學於余卽以其父右隣誌銘爲請生自翰林出爲縣令其兄輩往來京師及歲時通書必以爲言按君之狀蓋自檢飭不苟於言動人也而竟世爲諸生教授宗族里黨間無傑特之行可紀述者余平生非親懿久故未嘗爲銘幽之文蓋銘者謚誄之遺也古者必貴而賢始有誄而謚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若於素不相識之人而與之銘設實悖於所稱是譽言也於吾爲贅

行矣故常以爲戒而於生徒朋好不可以終卻者則必多方以求其微胡氏自元明以來爲涇縣大族入

國朝科名尤盛而宣歙間士友語力學敦行者必及右隣其窶艱而篤於友行族婣所述尤詳余嘗歎人紀之衰所尤薄者莫如兄弟其能無間於妻子貨財而終保恩義者聞見中蓋可指計而蜚與蛟齡殆庶幾焉及聞君之篤於同氣乃知其平生不務爲傑特乃所以不疚於庸行而二子之友恭

抑君之徵也是於法宜銘君諱一倫祖諱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父諱懋績縣學生暨君皆以雍正元年

贈翰林院庶吉士母鄭氏妻鄭氏並

贈孺人君卒於康熙乙未九月朔後六日年六十有二鄭孺人卒於康熙戊辰十月望後四日時君年甫壯獨居者凡三十年子二人女一人適士族孫男六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東鄉上林冲之原銘曰

學顯於邦人行儀其後昆我奠茲銘久而不湮

雷氏先墓碑

雷生鋐道其上祖兄弟八人葬同邱請表墓尸述再四而繼以書曰先生非親懿久故不爲表誌蓋懼行迹之虛構而無徵也而吾上祖之事則不待有徵而信雷氏自陝西遷豫章一世祖甫自豫章遷寧化甫生詳爲唐進士而卒於昭宗之世有子八人生相愛約葬同邱塚以次平列墓碑巋然子孫世承祀無所容其僞僻在閩徼少文獻世久迹湮故他行無聞焉而生當五代干戈之際無一出

而仕者又兄弟八人之卒相去或數年或一二十年子孫共守遺命而莫之違則其修於身而型於家者可見矣在昔先兄百川有言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銘所云不獨可徵其上祖之行而所以推原祖德者又可與先兄之言相發也余兄弟三人弟椒塗早夭而兄復中道棄余臨終命三人必同邱不得以婦附族姻士友嘖嘖焉雖子

姓不能無疑也其後聞寧都魏禧兄弟嘗行此而今復得雷氏上祖事用此知是乃篤於兄弟者之恒情雖異於俗而非有過於義也昔唐陽城兄弟懼友衰於妻子而終身不娶此於禮爲非而先儒皆存而不論蓋以行必稽其所敝俗之衰能爲城兄弟之行者亦罕矣無慮其或滋之敝也況自周以前本無婦必附夫之禮而曷以兄弟同邱爲怪詫哉乃約鉉言而具詳其義類爲表以歸之俾雷氏後裔務敦睦以率祖而亦以解吾子姓之疑焉

八人長伯泰次立次馴次强次郡次御次邵次均

皆以名繫伯其墓在寧化縣之下沙村雍正十年

冬江東方苞撰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李氏博野儒生諱宗白季女也少時聞父夜讀書即能暗誦年十九歸贈公七年而嫠子會一經書皆太夫人口授自贈公之沒逮會一未遇家窶艱舅姑老父母衰疾無子養生送死不惟心瘁力殫資用半手所拮据自會一出守襄陽至開府河南所以忠國利民濟艱銷萌拯凶饑正禮俗不惟朝夕訓誨且多出於太夫人之規畫會一之守襄陽也三攝荆州九赴鄂城每遇水旱太夫

人必跪烈日甚雨中家衆恐致疾羅跪挽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命造浮橋吏民惶急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其情而後可以理喻會一從之乃次第以舟渡時又調綠旗兵馬會集襄陽供具夙辦軍需而民不擾未幾移守揚州襄陽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會一懇陳民瘼流民所至命有司隨地廩給而籍之踰歲資送還鄉無一流亡於他省者民皆曰豈獨大府之明太夫

人爲吾民廢寢與餐大府安得不竭心與力乎始

會一入覲已

命攝廣東巡撫以母老不能赴任辭遂改河南及

自河南內

召授副都御史未數月聞太夫人疾乞終養得

俞旨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春

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謂前

古邀此異數者亦罕云會一雖洗手奉職而自遷

兩淮鹽運司晉巡鹽御史秩賜皆豐太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請命銖金尺帛不得專取並蓄以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舉本以恤卒伍建禮祠修橋梁津渡施濟窮民見治所德政碑家居睦婣任恤分田贍族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拯救急難具載會一所編年譜余前已入聞見錄賢母類中而太夫人卒會一復以狀介余族子觀承請銘余苦辭之難更設也既而思之古稱女士謂女子而有士行也不爲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今之士實抱此志者幾人哉而太夫人則志與事皆有焉故更摭前錄所未及而敘論之俾吾儕有所愧恥而興起焉太夫人雖通文史而不爲詩辭其在廣陵憫民俗怙侈縱逸由近臨多商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劼毖之每閲邸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讜論訏謨亦再拜稽首偉哉淵乎其宅心也用此觀之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始贈公沒將卜於祖兆

族人除之太夫人泫然曰宅東有田孤嫠便祭掃
遂定窆是爲東章新阡越五十有一年而太夫人
祔焉贈公諱公弼卒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朔日
年二十有七乾隆二年
誥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太夫人卒於乾隆九年
七月朔後一日享年七十有八
誥封夫人祔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三人長嘉銓
雍正乙卯舉人次承銓殤次啓銓承蔭女孫二人
銘曰

古之貞婦守節閨房夫人義事實播家邦古之賢母義方是帥夫人德心曲成民物克已裕人恩周六親禳災弭患誠動鬼神

九重褒嘉萬衆稱美福德之全在古無比天寶光啓以昭女儀豈惟女儀志士之師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大司寇韓城先生繼室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縉之母也夫人之卒莅以門生郎事喪所讀先生所述夫人之行盡然增哀敬先是夫人遘疾類痺痿及先生得末疾夫人舍其疾而惟先生之疾是憂遂浸加至不可療莅居先生之門最久而親族姻黨道夫人之賢如一口蓋不獨家事治其輔成先生之德義有爲行述所未及者夫人既卒數月而先生病不能興莅每往視疾未

嘗不傷先生之衰困而不獲夫人相左右也及先生歸田逾歲而疾漸平視聽不衰喜過余望而又痛夫人不獲與先生偕老而從容於林泉也丙午秋縉以書來徵銘乃質言而係以辭夫人卒於雍正元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二長子綖元配李夫人出與縉同登癸巳甲科女一適士人孫四長祗公早殤次民先嗣綖次立先次因先俱縉子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起家編展惟福之綏作嬪賢達惟德之宜生有令

聞女婦所儀没有遺施君子所悕年逾六甲子姓
兹兹兆云孔安庶無顧思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銘

淑人江西南昌人明兵部侍郎元鼎之女淸故禮部尚書諱振裕之妹工部尚書熊公諱一瀟之妻翰林院編修本之母也母朱氏號遠山夫人以詩名淑人幼稟母敎好讀書識大義而不事吟詠其繼室於熊熊公已貳夏官矣尋遷大司空會淮黃閒議有與作奉

命往視既行數日或因戚屬以重貲叩門曰中途既與公成言囑家人驗受淑人曰此詐也速持去

少延當執送法司蓋公素方嚴中立不可脅持故
操事構門戶者欲假是以相傾也其後公卒以視
河罷官久之
聖祖仁皇帝具見其表裏復召用公再長冬官以
疾告休時人皆多公能勇退而意之決半由淑人
余與本爲同年友公歸流寓金陵特重余余時過
從淑人使人進飲必會余寒進食必會余饑余遭
難在獄踰年本自天津再至京師候於獄門外曰
子毋憂

天子仁聖子之罪及遠投而止耳吾母巳罄衣裘使持而來爲子道齋矣用此觀之凡本所稱淑人以大義佐公及幼事父母治家敎子曲得其次序皆無溢美可知矣淑人之没也本適游秦中而淑人留京師余嘗拜於北堂旣彌留入視於寢廹公事未得與殯斂越十有一年本自金陵以書來速銘曰葬有日矣嗚呼余忍不銘淑人卒於康熈壬寅年七月望後三日享年六十有三長子大彬及女四人皆前淑人魏氏出淑人視之不異於本大

彬子學熹學烈本子學鵬皆登甲乙科公及魏淑人先葬異壠各有誌淑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淑人之生顯光尊遂乃遇則榮而躬實瘁少罹閔凶心摧考妣歸妹愆期年踰再紀翼翼熊公共恪表著淑人櫛縰雞鳴戒曙公在林泉士友時式淑人治具夜分莫息每視公疾無昏與晨巾帶不弛涉月兼旬旣艾而嫠且屯且邅有子早達方陟而顛惟是仁賢履艱益著茲銘不磨終古有譽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余將行塞上妹夫謝天寵聞其生母王孺人之喪泣而言必得誌銘乃歸孺人之歸謝氏也年十有八其卒也六十有一而爲嫠者三十有六年始新津縣令謝君仁趾聘孺人爲側室踰年而嫡死遂攝內事自孺人始歸新津君已遘心疾惑易無常孺人與生三子一女皆在憂懼中自新津君沒家益落諸子皆窶艱孺人有弟客死於非命積軫鬱癰發於乳醫者求索不稱

意投惡石以反之遂成錮疾二十餘年不瘳計孺人之在謝氏自少而壯而老未嘗有一日恬安其恂愁自苦不獨以爲夌也往歲孺人六十天寵歸爲壽舊所患良減其家人之訃云乃者孺人時自寛食飲有加其疾以卒旬日間事耳嗚呼此昔之仁人所以不肯一夕離親而宿於外也天寵之依余於北也以余北遷女弟御吾母以行乃用此不得親母之含斂以余之恨於天寵固不能已於言況重以孺人之節乎王氏江寧故家其先世有官

指揮使者孺人卒於二月十日以某月某日祔於

新津君之兆在江寧縣某鄉某原銘曰

命之惇節以亨載此貞名尚何憪於其生



贈孺人鄒氏墓誌銘

孺人姓鄒氏友人余東木之妻學子僎之母也世儒族家宜黃之潭溪幼通詩書流覽傳記東木垂髫以試事過潭溪孺人之父偉其容貌請於親字焉及嫁宮事無違娣姒皆宜之暇時喜吟詠姑止之遂不復爲僎稚齒經書皆孺人所授東木爲諸生歲授經鄰邑孺人紡績苦辛勤養及成進士館選入

上書房課讀而孺人卒於家始僎之從余遊也能

倍誦十三經絕意進取思力踐古人之學既而以族人陵侮就有司求試舉於鄉及母歿痛生養未致請余爲銘幽之文余告之曰非文之難而義無以立之難姑畢之母高論曩子能定心廣志而學有所成則亦如曾氏鞏銘其母者得據以爲辭矣雷同敘次婦事之常覽者欲臥將焉用此孺人既歿且十年歿以余卜宅改葬先祖暨亡兄弟自京師跋涉來承事必得余文然後歸乃舉其崖略并述前言使歿怵然於往不可追而來者猶可自奮

厲也孺人卒於雍正癸丑十有一月年四十有三

以乾隆元年

覃恩贈孺人祖誾鄉貢士湖廣臨武縣令父用揆

國學生子二長壬子舉人光縣學生女二俱幼以

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之榮命不延名彰徹在子賢銘爲德與使國人

稱願是爲君子之母長與光與



